

詞學小叢書之七——胡雲翼編

李 清 照 詞

中國文化服務社出版

題記

這本小冊子原來是編給女學生們看的，記得花了一個禮拜日的半天編集工夫，便交給武昌時中合作書社印行了。因為求出版的迅速，連校對也來不及，結果，文字標點錯了不少。後來時中被封，這本小書便不復流傳于人間了。現在，我很高興的讓給亞細亞書局發行此書。並重加編次，略為校改，刪除以前附錄部分，加添漱玉詞及其詩文，共得詞五十七首，詩八首，文二篇，雖不敢誇得清照作品

之全，然亦略備於此矣。

編者識，十七年八月

目次

一、李清照評傳		一
二、漱玉詞		一
三、附錄（詩與文）		一

(1) 李清照評傳

(一)

因爲中國文學史上最缺乏女性文學的創作，這位稀罕的女詞人李清照，便成了我們極珍貴的敘述了。雖然我們歷史上，也有幾位女作家，例如漢之蔡琰，唐之薛濤，都在文學史上斐然有名的，但是蔡琰只有一首有名的悲憤詩，作品極少，未能樹立一個作家的完整作風；薛濤的詩歌，是能夠裝成卷帙了，而拿她的詩擬之於曹植，陶潛，李白，決不能夠站在平行的行列，而相差很遠。只有這位女詞

人李清照，在宋代，雖則詞人濟濟的宋代，而她的作品雖擬之於極負詞名的辛棄疾，蘇東坡，也決不多讓。有人稱李清照詞爲婉約之宗，更有人說李清照是北宋第一大詞人，依我看來，都不是過譽的批評。我們知道李清照的成就，雖僅及於詞的一方面，而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與偉大的騷人屈原，詩人陶潛，杜甫，並垂不朽了。她不僅在女性裏面是第一大作家，她的文名與作品，已經與世界永存了。她的創作集漱玉詞，雖然不過數十首——原刊本有六卷——却都是精金粹玉之作。

(二)

易安居士李清照，宋濟南人。他的父親李格非官禮部員外郎，母親是王狀元拱辰的孫女。皆工文章，有很好的文名的。易安以公元一〇八一年，（神宗元豐四年）生於歷城西南之柳絮泉上。既得生於貴族的家庭，又有工文的父母，憑藉遺傳上稟賦的靈感，幼年即受她父母家庭教育的修養和薰陶；天才傾向文藝的李易安女史，此際即已深深種下文藝的創造慧根了。

時光流駛，易安已經由天真的垂髫女孩，變為

盈盈的少女。當她念一歲的那年，便離脫了她的處女時代，而和諸城趙挺之（官吏部侍郎）的兒子趙明誠結婚，這是她一生最美滿生活的時代，由她的詞「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幮枕簟涼」（采桑子）；「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浣溪紗）；「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叫郎比並看」（減字木蘭花），這樣的描寫，總算能夠深深烘托出少女的情致和心緒；這樣的生活，總算是人生最美滿的了。因為她的丈夫明誠是一個大學生，新婚

未久，明誠遽爾出遊。這自然是極難割捨的分別，易安有一首極有名的寄贈明誠的相思詞；「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一剪梅），便是這時做的。

在結婚後的二年，明誠已經出仕。他的父親挺之，亦升擢宰相。這時，他在館閣的親舊，多藏有逸史及古今名人的書畫，三代的古器；明誠夫婦雖爲宦族，然素來貧儉，故常典質衣物，來購碑文書帖。夫婦相對展玩，她們自謂是「葛天氏之民」。記

得有一次，有人拿着徐熙畫的牡丹圖，要賣錢二十萬。她們已經承受了，但因為沒有錢只好退回去。爲了這件事，曾經夫婦相對數日的惆悵，可見她倆嗜古之深呢！

此後明誠屏居鄉里十年，家計已經不比從前的清貧了。後官居青州，萊州，也是政簡事閒。這時她們便開始金石錄考證的工作。書籍的校勘籤題，彝鼎畫帖之摩玩舒卷，明誠得易安的帮助最多。而易安之博聞強記，更是使明誠傾倒。

青春的年華，是這般容易消逝的；甜密的生涯

，已成爲過往的迴憶了。當易安四十七歲的那年，明誠爲他的母喪，奔喪到金陵，易安很淒苦的度她孤寂的生活。金人之陷青州，又把她們十餘屋極珍重的心血的藏書燒掉了，使她只有苦笑。而生父之遭罷免，更是使她悲憤無涯。她的詩有，「何況人間父子情」的熱淚。一方神馳於明誠，一方又眷懷乎故鄉；她有一首春殘詩，就是抒寫鄉愁的：

「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妝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

後來易安南渡之後，更懷戀北都了。她的元宵

賦永遇樂詞：「染柳烟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向花間重去」，就是有懷於京洛舊事。這時，明誠與易安都在江寧。不久，明誠罷官，將家於贛水。而高宗詔令明誠知湖州。明誠隻身赴任，感暑疾發。時易安在池陽，得病訊急乘江東下，至建康已病危。這是蕭瑟的深秋，明誠最後的握別易安了。嗚呼！「白日正中，歎龐公之機敏；堅或自墜，憐杞婦之悲深」。我們讀了易安的祭夫文，也要替她掉淚吧！

從此易安永遠的孤侶了，從此易安以一悲痛餘

生的老婦人，又屢遭變亂：在建康既染沉疴，爲「玉壺」事又幾幾置身於獄。並且金兵攻陷洪州，把易安的書籍和家物一齊燬燼了。悲憤之餘，易安此時已無家可歸，只好往台州依其弟。適台州亂，守官已遁，乃泛海由章安輾轉至越州，復至衢州。其後，又避亂西上，過嚴子陵釣台。時易安年已五十，與弟李迓卜居金華。風霜憂患之餘，在她老年的武陵春詞，有「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見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很深婉的唱出往事的哀吟。

關於易安的晚景：有人說易安晚年改適張汝舟，夫婦不睦，易安有「猥以桑榆之晚境，配此駟僧之下材」之憤語。這樣說的，有茗溪漁隱叢話，雲麓漫鈔和繫年要錄諸書。但俞正暉在他著的癸巳類稿，則根據許多理由，證明了這種說話法是極謬妄的。

晚境悲涼，超代的女詞人李易安，便是這樣終她的殘年了吧！不知他是否終老於金華？不知她是還要在別處流浪？我們臨風懷想，何處去弔她的孤

墳呢？

(三)

講到李易安的文藝，能夠使我們格外的起勁！我們要了解易安的詞，應先明瞭易安對於詞及詞人的觀念。我們知道易安是怎樣一個極傲視的作家。她對於先代作者，並不會允許有一個完善的詞人。她評柳永「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她評歐陽修，晏殊，蘇軾雖「學際天人，然作爲小歌詞，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她評王介甫，曾子固：「若作爲小歌詞，則人必絕倒

，不可讀也；」她評晏叔原「苦無鋪敘」；評賀方回「苦少典重」；秦少游「專主情致，而少故實」；黃庭堅「尙故實，而多疵病」；至於張子野，宋子京輩，則「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她更譏嘲一切當代應舉進士，「露華倒影柳三變，桂子飄香張九成」。我們看這位傲視一世的女詞人，她否認一切先代的詞家；由此，可知她的文藝的來源，決不是薰染先代的遺傳和影像，而「憂然獨造」了。

生活的活躍，正是文藝的泉源。有許多作者的無病呻吟，許多作家的千篇一律，那都是因為缺乏

生活的背境。李易安雖屬「名門閨女」，雖屬「貴族婦人」，但終她的一生都在和生活相激盪，躍動生命的高潮。青春的歡娛，少女的情懷，她倆的藝術生活，早已如夢地飛去了。而新婚的慘別，故鄉的眷念，生父之罷免，翁姑的死亡，處處都刺激易安無窮的哀感。至於愛人之遽逝，家產之蕩失，書籍之焚燬；病軀呻吟，無人慰侍；輾轉千里，倚恃弱弟。這樣的晚境，自然產生繁複的文學內容，不但不是鎮日長閨門的少婦所能比擬，也不見那低斟淺酌風流自賞的名士生活所能企及。易安足跡所至：

北地是他的故鄉，是她少年時代躑躅之所，她晚年更走遍了大江南北。清波雜誌記她的故事：「明誠在建康，易安每值天雪，即頂笠披蓑，循城遠覽以尋詩。得句必邀其夫廣和，明誠苦之。」我們看這一段的記載，知道易安是怎樣的愛好自然，投向大自然去直接尋找詩意的材料。

綜合起來，可知易安是有（一）活躍的生命，（二）繁複的生活，（三）廣博的涉覽，（四）實際的感情經驗，來作她創作的文學內容。再加上她文學的天才，藝術的技巧，怎麼不會創作偉大的詞作品

出來呢？

因為生活環境的變居，把李易安的整個人生截成兩片不同的顏色。以四十七歲爲她生活的劃界。在前期，那是童年的懵懂，是少女的情懷，是初戀的生活；在後期，那是奔馳的孤苦，是孀居的淒涼，是頹廢的晚境。前者是喜劇，後者是悲劇。在李易安作品裏面，顯然劃成這一條鴻溝。如「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眼波才動被人猜」，是何等的妖豔！而「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只恐雙溪舴艋舟，載

不動許多愁，」又何等的淒涼！這是易安詞的分野線。

易安詞的內容既這麼豐富，至於其詞的外形呢？若是講到藝術上來，我們可以發現易安詞的技巧，擅在運辭與造辭兩方面：

（一）運辭 易安每能運用最通俗極粗淺的話頭，放在詞裏面做成很美妙的詩句。彭義門說：「李易安『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皆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詞意並工。……」貴耳錄評易安詞；「皆以尋常語入音律。鍊句精巧則易，

平淡入調者難。」如「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是平常語，用在詞上，便成爲活躍的寫意了。

（二）造辭 運辭還是借舊皮囊來裝新酒，造辭則由易安自製新的皮囊了。易安憑她藝術的技巧，往往自造許多辭，那自然也是美麗而新鮮的。如「寵柳嬌花」，「綠肥紅瘦」，「漁憲叢話」及詞評謂其清新奇麗之甚。「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則化入世說的語意。至於聲聲慢諸詞，前面運用「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寂寂」十四疊字，後面又用「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真

是大珠小珠落玉盤，運辭之技巧，描寫之真切，已經極藝術之能事了。

（四）

從來對於漱玉詞的評論，已經有不勝記的獎飾和誇張了。即以朱熹之惡文華尚道德，也說本朝的女作者，只有曾相布妻魏氏及李易安。若說這種批評也不是沒有成見的，那末當易安的丈夫趙明誠，不甘服易安想勝過她的詞時，把他苦吟的幾十首詞，雜以易安重陽醉花陰詞，呈示於友人陸德夫。而陸德夫玩誦再三後所指出的絕妙三句，「莫道不消

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却正是易安之作。

同時也不是沒有貶損漱玉詞的，如王灼在他的碧雞漫志裏面便說：「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更攻擊「易安詞爲不祥之物」。這種非由藝術觀點的批評，何嘗對於漱玉詞有絲毫的貶損呢？

自來被稱爲偉大詞人的李易安，她的詩也是很著名的。碧雞漫志稱她「並有詩名，才力筆瞻？逼近前輩」。她還能作畫，明人陳查良藏有她畫的琵琶行圖，莫延韓也藏有她的畫墨竹。不過，這已經

是易安的末技了。

2 漱玉詞

小引

李清照的漱玉詞，在詞學史上雖然是一部極珍貴的作集，但是我們現在很難有欣賞她的詞的全集的機會了。宋史藝文志謂其有詞六卷行於世，馬端臨云別本分五卷，黃叔陽云漱玉集三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載清照漱玉詞一卷（又云別本作五卷），可知漱玉詞在宋時已非全刊本，不必至明清始行散佚也。四庫提要著錄，僅得一十七闕本。現坊間出售者有漱玉斷腸詞合刊（湖南毛晉刻本），及漱玉

詞箋（石印本），但這兩種的刊本，也不是很容易購得的。茲據各本裒輯其詞，共得五十餘首，刊爲漱玉詞，雖不能還復六卷之舊觀，而得此數十粒珍貴之遺珠，總算我們愛好漱玉詞的人所值得欣慰的吧。

調目

如夢令三首	一
生查子一首	二
浣溪紗五首	二
點絳脣二首	四
采桑子一首	五
減字木蘭花一首	五
好事近一首	六
菩薩蠻三首	七

訴衷情一首	七
清平樂一首	八
攤破浣溪紗二首	八
武陵春一首	九
添字采桑子一首	九
醉花陰一首	一〇
南歌子一首	一〇
浪淘沙二首	一一
怨王孫三首	一二
鷓鴣天一首	一二

瑞鷓鴣一首	一三
玉樓春一首	一三
小重山一首	一四
臨江仙二首	一五
一剪梅一首	一五
蝶戀花三首	一六
漁家傲二首	一七
婦人嬌一首	八一
行香子一首	一九
青玉案一首	一九

御街行一首	二〇
鳳凰台上憶吹簫一首	二〇
滿庭芳一首	二一
慶清朝慢一首	二三
聲聲慢一首	二三
玉燭新一首	二三
壺中天慢一首	二四
永遇樂一首	二五
多麗一首	二五

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如夢令

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

如夢令

誰伴明窗獨坐？我共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個淒涼的我！（或作向錦詞）

生查子

年年玉鏡台，梅蕊宮妝困。今歲不歸來，怕見江南信。酒從別後疎，淚向愁中盡。遙想楚雲深，人遠天涯近。（或作朱淑貞詞）

浣溪紗

繡幕芙蓉一笑開，斜偎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王鵬運疑此詞非易安作）

浣溪紗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

梯。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入燕巢泥，忍聽林表
杜鵑嘯。

浣溪紗

小院閑窗春色深，重簾未捲影沉沉，倚樓無語理瑤
琴。遠岫出山催薄暮，細風吹雨弄輕陰，梨花欲謝
恐難禁！

浣溪紗

淡蕩春光寒食天，玉鑪沈水裊殘烟，夢回山枕隱花
鈿。海燕未來人鬪草，江梅已過柳生綿，黃昏疎雨
濕秋干。

浣溪紗

髻子傷春慵更梳，晚風庭院落梅初，淡雲來往月疎疎。
玉鴨薰鑪閑瑞腦，朱櫻丹帳掩流蘇，遺犀還解
劈寒無？

點絳脣

寂寞深閨，柔腸一寸愁千縷。惜春春去，幾點催花
雨。倚遍闌杆，只是無情緒！人何處？連天芳草，
望斷歸來路，

點絳脣

蹴罷秋千，起來慵整纖纖手。露濃花瘦，薄汗輕衣

透。見有人來，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回首：
卻把青樓艷。（或作無名氏詞）

采桑子

晚來一陣風兼雨，洗盡炎光。理罷笙簧，卻對菱花
淡淡妝。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
『今夜紗幮枕簟涼。』（王鵬運疑此詞非易安所
作）

減字木蘭花

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點輕勻，猶帶彤霞
曉露痕。伯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

徒要教郎比並看。

好事近

風定落花深，簾外擁紅堆雪。長記海棠開後，正是傷春時節。酒闌歌罷玉尊空，青釭暗明滅。魂夢不堪幽怨，更一聲鶻缺。

菩薩蠻

風柔日薄春猶早，夾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覺微寒，梅花鬢上殘。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沈水臥時燒，香消酒未消。

菩薩蠻

綠雲鬢上飛金雀，愁眉翠斂春煙薄。香閣掩芙蓉，
畫屏山幾重？窗寒天欲曙，猶結同心苣。啼粉污羅
衣，問郎何日歸？（或作牛嶠詞）

菩薩蠻

歸鴻聲斷殘雲碧，背窗雪落鑪煙直。燭底鳳釵明，
釵頭人勝輕。角聲催曉漏，曙色回牛斗。春意看花
難，西風留舊寒。

訴衷情

夜來沈醉卸妝遲，梅萼插殘枝。酒醒熏破春睡，
夢斷不成歸。人悄悄，月依依，翠簾垂。更按殘

蕊，更燃餘香，更得些時。

清平樂

年年雪裏，常插梅花醉。揜盡梅花無好意，贏得滿衣清淚。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

攤破浣溪沙

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豆蔻連梢煎熱水，莫分茶。枕上詩篇閑處好，門前風景雨來佳。終日向人多醞藉，木樨花。

攤破浣溪沙

揉破黃金萬點明，翦成碧玉葉層層。風度精神如彥輔，太鮮明！梅蘂重重何俗甚？丁香千結苦麝生。熏透愁人千里夢，卻無情！

武陵春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添字采桑子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

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醉花陰（九日）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幮，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

浪淘沙

簾外五更風，吹夢無踪。畫樓重上與誰同？記得玉釵斜撥火，寶篆成空。回首紫金峯，雨潤烟濃。一江春浪醉醒中。留得羅襟前日淚，彈與征鴻。

浪淘沙

素約小腰身，不耐傷春，疎梅影下晚粧新。裊裊婷婷何樣似？一縷青雲。歌巧動朱唇，字字嬌嗔，桃花深徑一通津。悵望瑤台清夜月，還照歸輪。

怨王孫

帝里春晚，重門深院，茸綠堦前。暮天雁斷，樓上遠信誰傳？恨綿綿！多情自是多沾惹，難拚捨！又

是寒食也。秋千巷陌，人靜皎月初斜，浸梨花。

怨王孫

夢斷漏悄，愁濃酒惱；寶枕生寒，翠屏向曉。門外誰掃殘紅？夜來風。玉簫聲斷人何處？春又去，忍把歸期負！此情此恨，此際擬托行雲，問東君。

怨王孫

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蓮子已成，荷葉老；青露洗，蘋花汀草。眼沙鷗鷺不回頭，似也恨，人歸早！

鷓鴣天

寒日蕭蕭上瑣窗，梧桐應恨夜來霜。酒闌更喜團茶苦，夢斷偏宜瑞腦香。秋已盡，日猶長，仲宣懷遠更淒涼。不如隨分尊前醉，莫負東君菊蕊黃。

瑞鷓鴣（雙銀杏）

風韻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橘可爲奴。誰憐流落江湖上，玉骨冰肌未肯枯。誰教並蒂連枝摘，醉後明皇倚太真。居士擘開真有意，要吟風味兩家新。（此詞見詞統，一作向鏞）

玉樓春（紅梅）

紅酥肯放瓊瑤碎，探著南枝開遍未？不知醞藉幾多

時，但見包藏無限意。道人憔悴春窗底，閒拍闌干愁不倚。要來小看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

小重山

春到長門春草青，江梅些子破，未開勻。碧雲籠碾玉成塵，留曉夢，驚破一甌春。花影壓重門，疎簾鋪淡月，好黃昏。二年三度負東君。歸來也，著意過今春。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春遲。爲誰憔悴瘦芳姿？夜來清夢好，應是發南枝。玉瘦檀輕無限恨，南

樓光管休吹。濃香開盡有誰知？
暝風遲日也，別到杏花時。

臨江仙

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局。
柳梢梅萼漸分明。春歸秣陵樹，
人老建康城。感月吟風多少事，
如今老去無成。誰憐憔悴更彫零？
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

一剪梅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
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月滿西樓。
花自飄零水自流，

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又上心頭。

蜨戀花

淚濕征衣脂粉滿，四疊陽關，唱到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瀟瀟微雨聞孤館。惜別分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杯深和淺。好把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蜨戀花

暝雨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酒意詩情誰與共？淚融殘粉花鈿重。乍試夾衫金縷縫，山

枕斜欹，枕損釵頭鳳。獨抱濃愁無好夢，夜闌猶剪燈花弄。

蜨戀花

永夜懨懨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爲報今年春色好，花光月影宜相照。隨意杯盤雖草草，酒美梅酸，恰稱人懷抱。醉裏插花花莫笑，可憐春似人將老！

漁家傲（記夢）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彷彿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

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漁家傲

雪裏已知春信至，寒梅點綴瓊枝膩。香臉半開嬌旖旎，當庭際，玉人浴出新妝洗。造化可能偏有意，故教明月玲瓏地。共賞金尊沉綠蟻，莫辭醉，此夜不與羣花比。

婦人嬌

玉瘦香濃，檀深雪散，今年恨探梅又晚。江樓楚館，雲間水遠清晝永，凭闌翠簾低捲。坐上客來，尊

中酒滿，歌聲共水流雲斷。南枝可插，更須頻剪，
莫直待西樓，數聲羌管。

行香子

草階鳴蜚，驚落梧桐，正人間天上愁濃。雲堆月地，
，關鎖千里，縱浮槎來，浮槎去，不相逢。星橋鵲
駕，經年才見，想離情別恨難窮。牽牛織女，莫是
離中？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

青玉案

征鞍不見邯鄲路，莫便匆匆歸去，秋正蕭條何以度
？明窗小酌，暗燈清話，最好流連處。相逢各自傷

遲暮，獨把新詞誦奇句。鹽絮家風人所許。如今憔悴，但餘雙淚，一似黃梅雨。

御街行

籐床紙帳朝眠起，說不盡，無佳思。沉音烟斷玉爐寒，伴我情懷如水。笛聲三弄，梅心驚破，多少春情意！小風疎雨瀟瀟地，又催下千行淚。吹簫人去玉樓空，腸斷與誰同倚！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

鳳凰台上憶吹簫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

，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滿庭芳（殘春）

小閣藏春，閉窗鎖畫，畫堂無限深幽。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手種江梅漸好，又何必臨水登樓。無人到，寂寥恰似：何遜在楊州。從來知韻勝，不禁雨藉，不耐風揉。更誰家橫笛，吹動濃愁？莫恨香

消玉減，須信道跡掃情留。難言處，良宵淡月，疎影尙風流。

慶清朝慢

禁幄低張，雕闌巧護，就中獨占殘春。容華澹沲，綽約俱見天真。待得羣花過後，一番風露曉妝新。妖嬈態，妒風笑月，長殢東君。東城邊，南陌上，正日烘池館，競走香輪。綺筵散日，誰人可繼芳塵？更好明光宮裏，幾枝先何日邊勻。金尊倒，攬了畫燭，不管黃昏。

聲聲慢（秋情）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
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
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滿地黃
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
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
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玉燭新

溪源新臘後，見幾朵紅梅，裁翦初就。暈酥砌玉芳
英嫩，故把春心輕漏。前邨昨夜，想弄月黃昏時
候；孤岸峭，疏影橫斜，濃香暗沾襟袖。尊前賦與

多才，問嶺外風光，故人知否？壽陽謾鬥，終不似照水一枝清瘦。風嬌雨秀，好插繁華盈首。須信道，羌邃無情，看着又奏。（或作周邦彥詞）

壺中天慢

蕭條庭院，又斜風細雨，重門須閉。寵柳嬌花寒食近，種種惱人天氣。險韻詩成，扶頭酒醒，別是閒滋味。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樓上幾日春寒，簾垂四面，玉闌干慵倚。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遊春意！日高煙斂，更看今日晴未？

永遇樂

落日溶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向花間重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多麗（詠白菊）

小樓寒，夜長簾幕低垂。恨瀟瀟無情風雨，夜來揉損瓊肌。也不似貴妃醉臉，也不似孫壽愁眉。韓

令偷香，徐娘傅粉，莫將比擬未新奇。細看取，
屈平，陶令，風韻正相宜。微風起，清芬醞藉，不
減酴醾。漸秋闌，雪清玉瘦，向人無限依依！似愁
凝漢皋解佩，似淚洒紈扇題詩。朗月清風，濃煙暗
雨，天教憔悴度芳姿。縱愛惜，不知從此，留得幾
多時？人情好，何須更憶澤畔東籬。

漱玉詞補遺三首

浣溪紗

莫許盃深琥珀濃，未成沈醉意先融。疎鐘已應晚來風。瑞腦香消魂夢斷，辟寒金小髻鬟鬆，醒時空對燭花紅。

品令

零落殘紅，恰渾似燕脂色。一年春事，柳飛輕絮，筍添新竹。寂寞幽閨，坐對小園嫩綠。登臨未足，悵遊子歸期促。他年魂夢千里，猶到城陰溪曲。應有凌波，時爲故人留目。

滿庭芳

芳草池塘，綠陰庭院，晚晴寒透窗紗。玉鉤金鎖，
管是客來眇。寂寞尊前席上，惟愁海角天涯。能留
否？醺醺已盡，猶賴有梨花。當年曾勝賞，生香薰
袖，活火分茶。極目猶龍矯馬，流水輕車，不怕風
狂雨驟，恰才稱養酒殘花。如今也，不成懷抱，得
似舊時哪。

(3) 附錄一——詩八首

上樞密韓公工部尚書胡公并序

紹興癸丑五月，兩公使金，通兩宮也。易安父祖，出韓公門下，見此大號令，不能忘言，作詩各一章以寄意，以待采詩者云。

三年夏六月，天子視朝久。凝旒望南雲，垂衣思北狩。如聞帝若曰：岳牧與羣后，賢甯無半千，運已過陽九。勿勒燕然銘，勿種金城柳。豈無純孝臣，識此霜露悲。何必羹拾肉，便可車載脂。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塵泥。誰當可將命，幣厚辭益卑。四岳

僉曰：「俞，臣下帝所知，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身爲百夫特，行足萬人師。嘉祐與建中，爲政有臯夔。漢家畏王商，唐室尊子儀。是時已破膽，將命公所宜。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曰：「臣敢辭難，此亦何等時。家人安足謀，妻子不必辭。願奉天地靈，願奉宗廟威，徑持紫泥詔，直入黃龍城。北人定稽顙，侍子當來迎。仁君方博信，狂生休請纓。或取犬馬血，與結天日盟。」

胡公德清人所難，謀同德協心志安。脫衣已被漢恩煥，離歌不道易水寒。皇天久陰后土濕，雨勢未回

風勢急。車聲磷磷馬簫簫，壯士懦夫俱感泣。閭閻
釐婦亦何知，瀝血投書于記室。葵丘踐土非荒城，
勿輕談士棄儒生。露布詞成馬猶倚，峭函關出鷄未
鳴。巧匠何曾棄樗櫟，芻蕘之言或有益。不乞隋珠
與和璧，只乞鄉關新信息。靈光雖在應蕭條，草中
翁仲今何若，遺氓豈尙種麻桑，敗將如聞保城郭。
釐家父祖生齊魯，位下名高人比數。當時稷下縱談
時，猶記人揮汗成雨。子孫南渡今幾年，飄零遂與
流人伍。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坏土。（雲

麓漫鈔）

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三首

五十年功如電掃，華清花柳咸陽草。五坊供奉門雞兒，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來，逆胡亦是姦雄才，勤政樓前走胡馬，珠翠踏盡香塵埃。何爲出戰輒披靡？傳置荔枝多馬死。堯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區區紀文字？著碑銘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儀光弼不用猜，天心悔禍人心開。夏爲殷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見當時張說最多機，雖生已被姚崇賣。

君不見驚人廢興傳天寶，中興碑上今生草。不知負

國有姦雄，但說成功尊國老。誰令妃子天上來，號
秦，韓國皆天才。苑桑羯鼓玉方嚮，春風不敢生塵
埃。姓名誰復知安史，健兒猛將安眠死。去天尺五
抱甕峯，峯頭鑿出開元字。時移勢去真可哀，姦人
心醜深如崖。西蜀萬里尙能返，南內一閉何時開？
可憐孝德如天大，反使將軍稱好在。嗚呼奴輩乃不
能道，輔國用事張后尊。乃能念春薺，長安作斤賣
。（清波雜誌）

曉夢

曉夢隨疎鐘，飄然躋雲霞。因緣安期生，邂逅萼綠

華。秋風正無賴，吹盡玉井花。共看藕如船，同食
棗如瓜。翩翩垂髮女，貌研語亦佳。嘲辭鬥詭辯，
活火烹新茶。雖乏上元術，遊樂亦莫涯。人生能如
此，何必歸故家。起來歛衣坐，掩耳厭喧譁。心知
不可見，念念猶咨嗟。（彤管遺篇）

感懷

寒窗敗几無書史，公路生平竟至此。青州從事孔方
兄，終日紛紛喜生事。作詩謝絕聊閉門，虛室香生
有佳思。靜中吾乃見真吾，烏有先生子虛子。（彤
管遺篇）

春殘

春殘何事苦思鄉，病裏梳妝恨髮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彤管遺篇）

夜發嚴灘

巨艦只緣因利往，扁舟亦是爲名來。往來有媿先生德，特地通宵過釣台（釣台集）

編者按：清照在當代本負詩譽，惟爲詞名所掩，故詩多不傳。以上所錄，乃從厲鶚宋詩紀事與俞正燮癸巳類稿抄來。其詩句有云：『南來猶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又『南渡衣冠

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頗具慷慨悲壯之氣。然作風甚不類其詞；且各本傳錄，字句多不相同，疑非清照手筆。

附錄二——文二篇

詞論

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易服隱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慘怛，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末。衆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嬌爲冠。歌罷，衆皆咨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衆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衆皆泣下。羅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繁。

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也。五代干戈，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縐一池春水』之辭。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爲小歌詞，

直如酌蠡水如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耶？蓋詩分平仄，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音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鶯遷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誦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者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

，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非不妍麗，終乏富貴態；黃卽尙故實而多疵病，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胡仔茗溪漁隱叢話）

金石錄後序

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丞相作吏部侍郎，家素貧儉。德甫在太學，每朔望得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嚙。後二年從官，便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廿萬，留信宿，計無所得，捲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

連守兩郡，竭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緝，得名畫彝器，亦摩玩舒卷，摘指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扎精緻，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頁，第幾行。以中否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否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刳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作副本。靖康丙午，德甫守淄川，聞虜犯京師。盈箱溢篋，戀戀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建延丁未，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印本重大者

，畫之多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十五車，連艫渡淮。江。其青州故第所鎖十間屋，期以明年具舟載之。又化爲煨燼。已酉歲六月，德甫駐家池陽，獨赴行都。自岸上望舟中告別。予意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衾，次書冊，次卷軸，次古器。獨宋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之。徑馳馬去。秋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州。至冬虜陷，遂

盡棄，所謂連艫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餘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石刻數十副，軸，鼎，第，十，數及南唐書數篋。偶在臥內，歸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溫，之衢，之越，之杭，寄物於嵎縣。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篋，挈家寓越城。一夕盜穴壁負五篋去，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策數種。忽閱此書，如見故人。因憶德甫在東萊靜治堂，裝標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日校二卷，跋一卷。此二千

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墓木已拱，乃知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亦理之常，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浮世好古博雅之戒云。